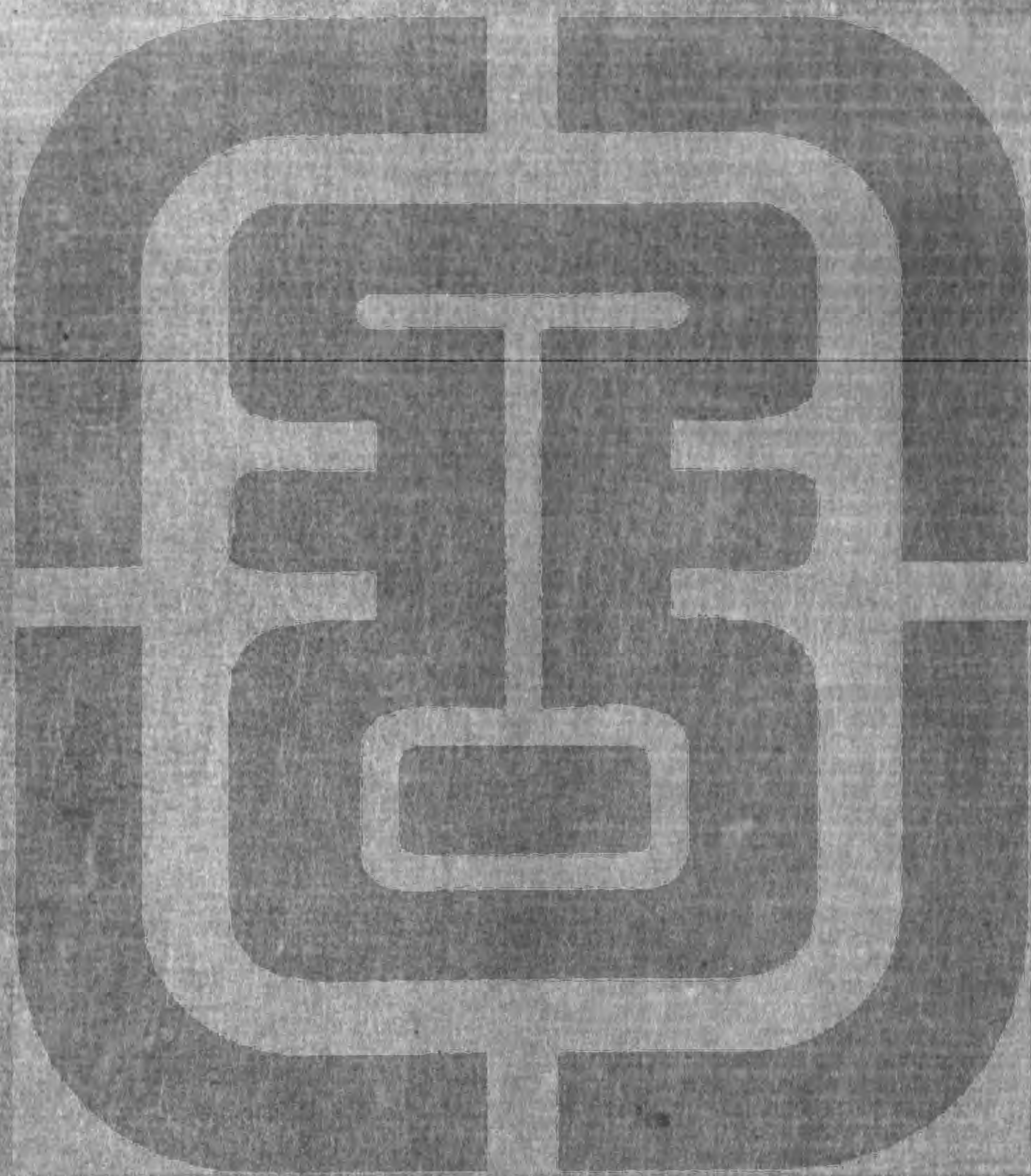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四

治道部十五

急假

釋名曰急及也功之使相逮及也

漢書曰高祖嘗告歸之用李斐注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
寧安也吉日告凶曰寧也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
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
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病至成帝時郡
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漢律吏五日得
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又曰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

又曰馮野王為琅琊太守成帝時王鳳輔政京兆尹王章
譏鳳顯權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



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大將軍鳳風
音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奏病而私自便杜欽素高野
 王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過長安謁
 如淳曰謁者予告也不分別予賜賜予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
 歸賜告不得歸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
 也在官連有三最病滿賜告詔恩也今告則得詔恩不得
 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
 著令鳳不聽竟免野王官

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少喪父養母孝順家貧為吏
 無有舟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
 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為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
 步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
 又曰吳馮字子高為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孝子次瞻

病畢拜觀鄉里耆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
 後漢書曰光武皇帝紀告寧之典

魏志曰王思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暗又少信時有吏
 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教曰世有思
 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
 為刻薄如此

魏志曰祝皓字子春南陽平氏人也志節抗烈篤於仁義
 為吏歸休周旋鄉里吊死問疾畢乃還家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
 王隱晉書曰王戾音夷字季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母輔
 之等皆與尼交時尼為兵曹左大將軍幕澄等持羊酒詣
 軍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既入語吏過王戾炙
 羊飲酒訖而去音不見將軍聞之因與戾長假遂得離兵

宋書曰王劭弘字恢之爲祕書郎恢之曾請假還家未定省劭弘尅日見之至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劭弘呼前至閣復不見

又曰謝景仁弟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非帝之命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頃至乃食其見重如此

又曰謝靈運自以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王華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出郭遊行或一日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不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

又曰庾炳之居選部請急還家尚書令史來諮事一人善彈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以違制奏焉

又曰伏音音自以名輩素在始興內史何遠前爲吏俱稱

廉白遠累見擢音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拜侍御史虞瞻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音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陽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音深懷誹怨形於辭色請以大不敬論有詔勿論遂得就郡

又曰謝裕字景仁晦從父也爲左僕射裕性矜嚴居家守靜每唾輒唾左右衣事畢卽聽假一日浣濯每唾左右爭來受之

徐爰宋書曰申恬字道獻少懷貞恪志業介然拜殿中將軍禁省八載不休息時莫之比

齊書曰衡陽公諶字彥平高帝絕服族子武帝卽位除步兵校尉領御仗主齋內兵仗委付之心督密事皆使參掌

鬱林卽位深委信謹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謹還乃安

梁書曰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蕭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吊人之才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異氣今日之事尤宜詳矣

後魏書曰邢虬字神寶爲光祿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而歸值秋水暴長河梁斷絕虬得一舡而渡舡漏而不溢時人異之

唐書曰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隣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取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常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

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諭遣去隋書曰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隣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取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常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諭遣去襄陽耆舊傳曰習溫長子宇爲執法郎取急歸賓從甚盛溫怒杖宇責之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始可以後亡況侈競乎隋書曰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隣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取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常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諭遣去文士傳曰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求急還南旣造江渚欣然自得

風俗通曰濟北李登爲從事吏病得假歸家復移刺延期後被召登自嫌不甚羸瘦謂雙生弟寧曰我兄弟相似人不能別汝類病者代我至府寧曰府君大嚴得無不可登曰我新吏耳無能覺者我自行見詎必死寧便詣府醫藥集詎有驗後爲人所言事發覺遂殺登魏書曰張志寬蒲州安邑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里所稱賊帥王君廓屢爲寇掠聞其名獨不犯其閭隣里賴之而免者百餘家後爲里正詣縣稱母疾取急求歸縣令問其狀對曰母常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諭遣去世說曰車武子爲侍中與王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早請

急出過詣王子敬于敬于時宅在建陽門內道北車求去
王問卿何以忽忽車答云與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
以乃作此不急行車遂不敢去盡急還臺臺與諸卿習藥
又曰嶺長康作房州請假還東尔時例不給苦求之乃得
又曰張敷爲宋臺祕書郎自彭城請假還東于時相國府
有一參軍督護亦請假武帝遣傳令語敷云可載之答曰
臣性不雜遂不載敷自彭
俗說曰張邀在鼓城請假當歸東傳亮時爲宋臺侍中下
舫中與張別張不起投兩手指着舫戶外傳遂不執其手
熟視張而云植是梨中之不臧者便去會說可也
陸機思歸賦序曰余牽役京室去家四載以元康六年冬
取急歸而羌虜作亂王師外征機興憤而成篇○范甯啓
國子生假故事曰國學開建弘歷年載講誦之音靡聞考

課之績不著良由導達之訓未以鑽仰之心弗至陵替文
源宜見整正謂應斷假精加督勵嚴其師訓舉善黜違啓
斷衆官受假故事曰伏見內外衆官陳假紛紜煩黷無已
舊有急假一月五急一年之中六十日爲限不問虛實相
率如此誣罔視聽煩穢官曹舉世行之不以爲非急假之
制唯以父母妻子爲辭而伯叔兄弟制所不及長偷薄之
風傷敦睦之化臣謂宜去病解故之制一年令賜衣假日
隨其所欲之適任其取日多少假寧令日諸內外官五月
給田假九月給受衣假爲兩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風土異
宜種收不等通隨給之蘇頌傳別一曰並不給
又曰諸百官九品私家祔廟除程給假五日四時祭祀各
給假四日並課主祭者去任所三百里內亦給程若在京都除祭者仍各依
朝參

又曰諸文武官若流外已上者父母在三年給定假三十日其拜墓五年一假十日並除程若已經還家者計還後給其五品已上所司勘當於事每闕者奏不得輒自奏請親冠給假三日五服內親冠給假一日並不給程

又曰諸婚給假九日除程周親婚嫁五日大功三日小功已下一日並不給程周已下無主者百里內除程諸本服周親已上疾病危篤遠行火別及諸急難並量給假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五

刑法部一

敘刑上

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又豫卦曰順以動豫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噬嗑卦曰噬嗑亨利用獄噬齧也嗑合也凡物之不親由有間也物之不齊由有過

通也刑克以通獄之利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

敕法

又豐卦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文明以動不失情理也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流宥五刑宥寬也

之法寬鞭作官刑以鞭為治朴作教刑朴夏楚也不勤

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貨災肆赦怙終賊刑貨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賊

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勅天

又舜典曰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

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汝作士五刑有服

內曰先言無教之致既從五刑謂服罪也

辟服從也言刑得五服三就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

輕重中正之法也就三處大罪謂服罪也

朝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於原野

於市有三等之居大罪四齋則有五刑之流各有所居

之差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惟明克允

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惟明克允

無敢犯之者刑言皋陶能明信五

又大禹謨曰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無有干我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其能也期當也

於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殺終無犯者刑

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

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省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

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也經常也司主也

常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辜皋陶因帝勉己遂稱帝

又皋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罰有

又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

作呂刑呂刑後為甫侯故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命為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度作刑

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作刑

以詰四方度時世所日訓作贖刑

尚書大傳日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教

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為

書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

教然爾犯數罪猶又日子夏日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錯處也平心而

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又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

書曰伯夷降典禮析民惟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又曰茲躬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議也

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

又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延罪無辜曰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者受刑謂之克不赦有過謂之賊

詩小雅曰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也

詩含神霧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罰之大暴故震

雷驚人使天下不安

周禮地官大司徒日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

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

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猶

也不弟不敬無師長也造言訛言惑眾亂民亂名改

作執左道以亂政也任謂朋友相任也恤謂相憂

又地官下司市曰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朴罰其

附于刑者歸于士徇舉以示其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

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奔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

過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

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為說

又曰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

四方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穆王耄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

新辟地立君之國也二曰刑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

法者為其民之未習於教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守成之國

太平御覽 卷之百三十五 五 禮部

用中典者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常行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也二曰軍刑勤力也四曰官刑十能糾職職能其事也職職事脩理也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愿慤慎也暴當為恭守之誤也

禮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又曰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又曰刑者側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傳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藏為盜

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刑無赦在

九刑不忌誓命已下皆九刑之書

又曰晉侯之弟陽于亂行於曲梁

行陳曲梁地名

魏絳戮其僕僕御

晉侯怒謂羊舌職曰合諸侯以為榮陽于為戮何辱如之

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

又曰聲子謂楚令尹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

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古之治民

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

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

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

又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日子之宅近市湫溢囂塵不

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塏明燥辭曰君之先臣容

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公笑日子近市識

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

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又曰鄭人鑄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謂子產曰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夏商之亂着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

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

周之衰亦爲刑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言制書不起於始全

世盛之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三辟鑄刑書

制三辟謂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又曰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

雷電震懼天之威也

刑獄以象類之

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語曰閔子騫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以德以法夫德法

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

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乎閔子騫曰敢問古

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

勒以百官爲轡以內史爲策以萬人爲馬以御天下數百

年而不失也○又曰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

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曰上失其道獄犴不治不可刑也

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

何峻故也百刃之山重載陟焉何陵遲也俗之陵遲久矣

雖有刑法人能勿踰乎

國語曰臧文仲曰大刑用兵甲次刑用斧鉞中刑用刀鋸

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

孔叢子曰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

教省今之刑教繁古教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

以教而齊之以刑是以刑繁

史記曰胡亥立以趙高爲郎中令令更變律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群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

又曰申不害韓非好刑名法術之學以爲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

漢書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

又曰孝武卽位徵發煩數百姓貧窮民被酷吏擊姦斷宄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

又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上下相臨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

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

又曰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故令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開地廣墳自見功大遂縱嗜慾迺一時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

又曰文帝制人有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拏律令宜除之拏子也秦法一有罪疑者與人斷之於是刑罰

大省斷獄四百

又曰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

又曰于定國爲廷尉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而居決事刑獄號平反也反音番

又曰董仲舒云陽爲德陰爲刑陽常居大夏而生養育長

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毀帝王之道刑戮妄行人不聊生逃亡山野並為盜賊斷獄一歲八十萬數

又曰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嚮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一人不得平為

之悽愴今郡國被刑或寃死者多此和氣所以未治者也原夫獄刑所以蕃者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言伯夷示禮法以道然後用刑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防之隘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

傑擅私為之囊橐音容隱姦邪若橐盛物姦邪所隱則狃而滯廣狃音女九切狃

後漢書曰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之後舊章不存法網

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愚以為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煞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遭世康平因時施恩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九妨政者條奏伏謂擇其善而從之以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

又曰梁統對尚書問議刑曰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措置也

太平御覽 卷之百三十五
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
患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
又曰郎顛上書言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所當溫而寒違
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六
刑法部二

敘刑下

晉書曰羊亮爲太傅楊駿參軍時京邑多盜竊駿欲更重
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
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將自止何重法爲駿慙而止
後魏書曰韓麒麟爲齊州刺史寬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
明公杖節分憂無所斬戮何以示威荅曰人不犯何以戮
乎若須立威當以卿始慶慙懼而退

梁書曰武帝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臣下屈
法申之百姓有罪卽按以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
舉家質作人旣窮急姦宄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遮
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

是天下幸甚帝銳意儒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汁械任卽保也若疾病權解之

後周書曰大象元年詔罷高祖所約法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以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隋書曰後周大象元年詔高祖所立刑書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數行肆赦爲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不一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自誤者科其罪鞭杖皆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其後人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礮礮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云與杖者卽一百二十多打者卽二百四十

又曰開皇十六年八月景戌詔決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唐書曰貞觀五年詔京師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立五覆一日卽了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又手敕曰比來斷獄多據律文雖情有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今後門下省覆奏有據法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狀以聞又曰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爲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之謂也又曰貞觀中制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日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

又曰貞觀中制古者行刑君爲徹樂減膳今庭無恒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卽不啖酒肉自今已後刑人日勿進酒肉內教及太常並宜停教

又曰永徽中高宗謂侍臣曰獄訟繁多皆由刑罰枉濫故禮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末代斷獄之吏皆以苛刻爲明是以秦氏網密秋荼而獲罪者衆今天下無事四海乂安欲與公等共行寬政今日刑罰得無枉濫乎太尉無忌對曰陛下欲致刑網寬平臣下猶不識聖意此法弊來已久非止今日若情存體國卽共號癡人意在深文便爲能吏所以罪雖合杖必致遣徒理有可生務入於死非憎前人陷於死刑務取名耳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請但陛下喜怒不妄加於人刑罰自然適中高宗曰卿言是矣

又曰神功初天后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等推勘遞相牽引咸自承服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者就獄親問皆自承引不虛朕不以爲疑卽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者不有冤濫耶姚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持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言懼遭其毒手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兇豎朝廷乂安今日已後臣以微驅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上大悅曰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

又曰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司馬韋抱

貞言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惰無所懼也象先曰為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至是鵲巢其樹於是百寮上表賀以為幾至刑措

又曰代宗性仁恕言事者諫曰陛下為政傷於太寬朝典由是不肅上笑而荅曰今時運艱難凡人臣事朕者窺少祿利耳今府庫空竭無俸入俾之優足但峻刑科是君上有威無恩朕所不忍行也

管子曰夫爭強之國先爭刑令國之輕重者刑也文子曰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心亂任刑者上下恐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

莊子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

又曰民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也金木訊之離內刑也陰陽食之免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司馬法曰先王之治從天之道設地之宜乃作五刑以禁民僻乃興甲兵以討不義制瑞節以通使巡狩省方以會諸侯考不同正禮月正時歷考不同者正法度齊於天子

月正時歷者月正朔名也名文章車服名月爵稱文章車服尊卑使不踰制度也天子比德逆天之時不順時生殺之法度不從命為亂常法也劉殺也諸侯背也乃徵師於諸侯征之不會朝過聘則劉叛不會朝過聘

則殺廢貢職擅稱兵劫侵削廢天子之命則黜不從王者其罪而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不奉王法則娶

同姓以妾為妻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立關絕降交則幽幽繫慢神省哀奪民之時重稅粟畜貨重罰暴虐自佚宮室過度宮婦過數則削地損爵

尸子曰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尔官無使民困于刑繆公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

又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罰也者民之鞭策也

商君書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冀宮顛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脊以徇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理

呂氏春秋曰臯陶作士刑

韓子曰殷之法灰棄於術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

尼曰灰棄於術必燔人燔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相殺雖刑之可也

又曰楚國法太子不得乘車至第門時天大雨至急召太子庭中有淖太子遂馳至第門廷理以及擊馬遂敗其駕太子泣請王誅之王乃益廷理爵三級

淮南子曰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

又曰趙政書決獄夜理書趙政秦皇帝也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

督稽留戍五嶺以備越築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多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中也

又曰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前子發

喟然有慘恤之心罪人以刑而不忘其恩子發楚威王臣也春秋後自此其後子發得罪於威王而奔於刑者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蹠足而怒曰子發親決吾罪而吾怨之憮於骨體使我得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為然不索其內果活子發

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三王肉刑應世以立刑者五帝之鞭策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五帝畫其衣象五行也

世本日伯夷作五刑

會稽典錄曰闕澤字德潤山陰人也初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烈用彰其惡吳王以問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遂從之

徐幹中論曰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賞罰之謂也君明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人肅不行則雖重而人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尔無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栢範世要論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又曰夫刑辟之作所從來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是以古昔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斷不屬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訴然猶復三刺僉曰可然後殺之罪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

民從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將以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
 一人之獄而天下義之是安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服
 之是化之也當於民心合於道理所斷於民者不行於身
 公之也
 君臣正論曰書稱欽哉惟刑之恤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此前王明德慎罰之意也昔漢文感緹縈之孝遂去肉
 刑近則太宗視明堂之圖欲寬昔罰于公以陰德救物表
 安耻職鞠罪人此前代聖主賢臣欽卹之志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六
 刑法部三
 律令七

書曰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

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誠之使勸汝所司

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也

韓詩曰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勞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
 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

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
 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陵弱眾不

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
 論語子路曰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令教令也

國語曰越王勾踐令民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婦女
 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勉者勉以告
 公令醫守之醫乳也生男二壺酒一犬生女二壺酒一豚生
 三人與之乳母生二人與之餼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
 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
 食強弱共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彫偽市不二價行
 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
 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
 爾雅曰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論語曰不踰矩也
 釋言曰坎律銓也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釋名曰法逼也人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令領
 也理領之使不相犯也律纂音也囚人心使不得放肆也
 史記曰商鞅定法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

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
 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
 令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
 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
 漢書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
 法不足以御姦於是相國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
 作律
 又曰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如淳曰秦始皇令敢有挾不律詩書偶語者俱為城旦也
 又曰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四方歸心焉
 又曰元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
 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者也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馳

道天子道若中西至直城門晉灼曰黃圖西出南頭第二門得絕乃度之
還入作室門上遲之間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太
子得絕馳道

又日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
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
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
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
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亂視也音胡賄反不知所守何足委
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詔曰法令者欲其
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典文者不能分明是欲罪元
元之不逮豈中刑之意哉中常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
又曰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
其屬二百今大辟罪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

請他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外主者別有所謂以定罪也
奇音居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
可蠲除者令較然易知

又曰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
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按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
任用與減宜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內深次骨
宜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
欲擠音若齊切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
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法
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
古之法乎

又曰主父偃以諸侯莫足遊者乃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

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者為律令也

又曰朱博遷瑯琊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

言不能用也

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

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三尺律令人

事出其中言可以人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

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

之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

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疎

略才過人也

後漢書曰光武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為軍市令帝舍中兒

犯法遵格殺之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整

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故令行也帝乃賞之以為刺姦將軍

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

又曰相譚上書言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

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

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

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

而獄無怨濫矣

又曰馬援在南越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駁乖與

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南越奏行馬將軍故事

又曰王符論明帝時公車反支日不受章奏此反支日用

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

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

也書帝聞而怪曰人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

也

也

也

也

也

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

又曰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育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又輕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弊

又曰有兄弟共殺人者明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重刑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

為誤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躬

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君子不逆詐君

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躬家代掌

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

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又曰陳寵鈞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鈞猶勸也前書曰鈞

校得其姦賊鈞音工侯切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也曰臣聞禮經三

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太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

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贖罪

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

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

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

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且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

又曰卓茂為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弊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者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

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又曰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在焉

又曰鄭弘建初中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承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請使郎補二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威成哀閒以明律令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乃收家中律令

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勅戒子孫為人議法當依輕者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故世謂陳氏持法寬

魏書曰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儉之誅其子旬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顛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之命曾哀之使主簿程盛上議曰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尊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產育則它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改定律令

魏志曰公軍進今日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親戚以後之授上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為立廟使記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吳志曰孫權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傳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備不可以已今處身疆畔狄虜交接而可輕忽不豫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多不從人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副孤意焉

晉書曰賈充所定新律既班天下百姓安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平嘉平之間咸欲辯章

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河南尹杜預散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監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子弟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

又曰杜預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則易見禁簡則難犯易見則民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

石以塞異端絕異理也然後人知恒禁吏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晉朝雜事曰泰始四年歲在戊子正月二十日晉律成宋書曰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繁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明部人繁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七

金澤文庫

天命不可令斷其命也
人等可與計之矣科律律之凡
律書之有別於律書也
律書之有別於律書也
律書之有別於律書也
律書之有別於律書也
律書之有別於律書也
律書之有別於律書也
律書之有別於律書也
律書之有別於律書也
律書之有別於律書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八

刑法部四

律令下 科附

金澤文庫

齊書曰初江左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孔稚珪刪注脩改
與音陵王議務從輕曰仲尼有言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
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殺不辜寧失有罪則斷獄
之職古所難矣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策試上
高第便擢用之

北齊書曰武成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齊律其不可為定法
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
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令與律並行大理明法
上下此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奸吏因之
舞文出沒至于後主權倖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網

紀紊亂卒至於亡

三國典略曰齊封述渤海裔人廷尉卿軌之子也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時人稱之令與帝並言大抵律書隋書曰李德林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頴等同修律令事訖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疋賞損益之多也

又曰劉行本爲侍御史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令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乞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唐書曰高祖人關除隋苛政爲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用開皇律令除其

苛細五十三條格務存寬簡取便於時仍遣裴寂殷開山郎楚之沉叔安崔善爲之徒撰定律令太宗卽位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當朝通議之士更加釐改戴胄魏徵又言舊律大重於是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斷其右趾焉應死者多蒙全活得罪者咸稱賴之

又曰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又曰神龍元年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夫今之律者乃有千餘條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卽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

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受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爲之慟哭矣

又日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攻諸國法著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四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二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

六韜曰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必行法令必行則治道通治道通則民大利民大利則君德彰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人民奈何太公曰法令必行則民俗利民俗利則利天下是法令必行大利人也又曰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者爲上作事不法君不覺悟是大失也文王曰願聞不法公曰不法法則令

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正邪不正則禍亂起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文王曰誠哉

管子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事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爲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誅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凡君國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令輕君卑君卑國危故安國存乎尊君尊君存乎行令行令存乎嚴罰嚴罰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人之本本莫要乎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重也法者將立朝廷將立朝廷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

又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所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

又曰正月之朝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上大夫

晏子曰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曰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

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生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

商君書曰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智弗敢謀有勇力弗敢役雖衆弗勝其制民無億萬之數雖行重賞而民弗敢爭行重罰而民弗敢怨者法也又曰法令者民之則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知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也是猶欲無飢而去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至東而西行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兔一可以分百也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在市盜不敢取分之定也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也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名而尊賢是

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義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又曰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策爲均也使得榮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乃以塞怨望也

又曰堯舜爲匹夫不能使隣家至爲主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又曰堯之治也蓋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其法也

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

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仲尼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救矣

又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重變法也

又曰釋法術而爲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正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也

又曰董安于爲趙上地之守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亂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馬羊牛嘗有入此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知犯何爲不治也

又曰荆莊王有第門者立法羣臣大夫諸侯公子入朝馬蹄踐雷者廷埋斬其軀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依法太子怒入爲王泣曰必爲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臣受命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誅也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罪又曰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教司南以端朝夕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虎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形德制臣也今君釋其刑德而臣用之則臣反制於君矣

又曰犇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鄙爭起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必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者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始知必勝之勢也

又曰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奏有小亭臨墻起欲攻之乃倚一車轆於北門之外而令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民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黍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民則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民爭上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阮子曰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以制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賦詩九則傳子曰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又曰天為有形之主君為有國之主天以春生猶君之有仁令也天以秋殺猶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令之發天下樂之威令之發天下畏之樂之故樂從其令畏之故不敢違其令若寬令發而人不樂無以稱仁矣威令發而下不畏無以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而能保國致治者未之有也賦詩八則

會稽典錄曰董昆字交通餘姚人也少遊學師事潁川荀季卿受春秋治律令明達法理又才能撥煩縣長潘松署功曹史刺史盧孟行部垂念寃結松以孟明察於法令轉

署昆為獄史孟到昆斷正刑法甚得其平孟問昆本學律令所師為誰昆對事荀季卿孟曰史與刺史同師孟又問昆從何職為獄史松具以實對孟歎曰刺史學律猶不及昆召之署文學律不逾於杜預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昔宣平張斐律序曰張湯制越官律趙禹作朝會正見律川監鐵論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也又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趨偽萌生崔寔政論曰君以審令為明臣以奉令為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罪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耶矣執其

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
風俗通曰舉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以九章此關諸百王
不易之道也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承憲履
繩動不失律令也

後漢書曰章帝時陳寵代郭躬為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鉞
鑿嚴鑽諸慘酷之科齊合之於人善其有資者之於令二

又曰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
耕游食者眾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魏志曰曹仁少時不修行檢及長為將嚴邪正奉法令常
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宋書曰顧深之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深之為
左承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

祖詔曰憲司之職理有釐正而頃刻無輕重輒致私絕此
風難長主者可嚴為其科

劉邵律略曰刪舊科採漢律為魏律懸之象魏楊雄劇秦
美新曰金科玉條科條謂所施法律金玉珍之也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髮為程十程為寸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 卷第六百三十八 八 何興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九

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伯聽男女之訟不重
煩勞百姓止舍于棠之下而聽斷焉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三十九

刑法部五

聽訟

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箋云茇草舍也夫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于棠之下而聽斷焉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周禮曰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訟謂以財貨相告者

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
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云其直如矢束矢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聽之既兩券書及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自取其堅也
以嘉石平罷民之外朝門左平

者不入金則自取其堅也以嘉石平罷民之外朝門左平

者不入金則自取其堅也以嘉石平罷民之外朝門左平

者不入金則自取其堅也以嘉石平罷民之外朝門左平

